

明史

明史卷三百四　　列傳一百五十五

馬森　劉體乾　王廷 毛愷

葛守禮　劉采　郭宗皐

馬森字孔養懷安人父俊晚有子家僮抱之墜殞馬俊給其妻曰我誤也竟不之罪踰年而舉森嘉靖十四年成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太平知府裁抑中貴辨寃獄省供億民有兄弟訟者予之鏡令自照曰若二人老矣猶忍傷天性乎皆感泣謝去再遷江西按察使有進士嬖外婦而殺妻撫按欲緩其獄森不可卒抵法歷左布政使就擢巡撫右副都御史三十六年

入為刑部右侍郎明年改户部森初在江西薦布政使宋淳可大用及淳巡撫南贛以贓敗坐舉非其人被劾調大理卿屢駁疑獄與刑部尚書鄭曉都御史周延稱貫竑三平後以病歸四十一年起南京工部右侍郎明年改户部督倉場尋還部轉左又二年以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明年遷南京户部尚書隆慶初改北部疏辭不允是時登極詔書蠲天下田租之半太倉歲入少不能副經費而京通二倉積貯無幾森鈎校錙銖搜剔隱漏條上十餘事請命允行又承旨列上錢穀出入之數勸帝力行節儉帝

手詔責令措置森奏祖宗舊制河淮以南以四百萬供京師河淮以北以八百萬供邊一歲之入足供一歲之用後邊陲多事支費漸繁一變而有客兵之年例再變而有主兵之年例其初止三五十萬耳其後漸增至二百三十餘萬屯田十虧七八鹽法十折四五民運十逋二三悉以年例補之在邊則士馬不多於昔在太倉則輸入不益於前而所費數倍重以詔書蠲除故今日告匱視往歲有加臣前所區畫算及錙銖不過紓目前之急而於國之大體民之元氣未暇深慮願廣集衆思令廷臣各陳所見又奏河東四

州雲南福建廣東靈州鹽課事宜詔皆如所請先是
帝命中官崔敏發户部銀六萬市黄金森言先帝市
金二千積月乃具今刻期旬日責辦萬金比必不能
又故事御札皆由內閣轉下部院無司禮徑傳者望
陛下率由舊章以崇命令事乃止既又命購珠寶森
亦力爭不聽三年以母老乞終養尋馳驛歸後屢薦
不起森曾為考官夏言壻出其門欲介之見言森謝
不往嚴嵩聞而悅之森亦不附由是為徐階所重遂
見別用森初受學於王守仁門人黄直與歐陽德鄒
守益羅洪先相友善其自大理歸也值三衛軍變數

言撫之而定里居力贊巡撫龐尚鵬行一條鞭法鄉
人德之而立報功祠萬曆八年卒贈太子少保謚恭
敏
劉體乾字子元東安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行人
改兵科給事中司禮太監鮑忠卒其黨李慶爲其姪
鮑恩等八人乞遷級世宗已許之體乾抗疏言祖制
武職非軍功不授忠生蒙寵殁蒙恤其姪恩等濫授
錦衣指揮未有寸恩以報今又乞陞級壞祖制滋倖
門不可帝然之乃止錄三人三十年轉左給事中帝
以財用告絀詔廷臣集議廷臣多言追宿逋增賦額

體乾獨上奏曰近邊事日棘軍儲匱乏諸臣所計誠非得已臣聞蘇軾有言豐財之道惟在去其害財者今害之最大者有二冗吏冗費是也歷代官制漢七千五百員唐萬八千員宋為極冗至三萬四千員本朝自成化五年武職已逾八萬合文職蓋十萬餘今邊功陞授勳貴傳請曹局添設大臣恩蔭加以廠衛監局勇士匠人之屬歲增月益不可悉舉多一官則多一官之費祖宗之土地户口賦稅今猶昔也至於耗費獨乃百之有不竭然告匱者哉請嚴勅諸曹清革冗濫減俸將不嘗又聞光祿庫金自嘉靖改元至

十五年積至八十萬自二十一年以後供億日增餘
藏頓盡進御果蔬初無定額止眎內監片紙如數供
御乾沒狼籍輒轉鬻市人其他諸曹侵盜尤多宜勅
部詳酌著爲令典歲終使科道臣會計之以清宂費
二宂既革國計自裕舍是而督逋增賦是謂揚湯止
沸恐於國計反損於是部議請汰各監局人匠從之
累遷通政使四十五年遷刑部右侍郎改戶部左侍
郎總督倉塲隆慶初進南京戶部尚書體乾以南畿
湖廣江西銀米絹布積逋至二百六十餘萬又鳳陽
園陵所寄九衛官軍不下四萬而倉粟無一月之儲

再覈請責成有司又條上六事皆報可三年召改北部有詔取太倉銀三十萬兩體乾言太倉銀所存三百七十萬耳而九邊年例二百七十六萬有奇在京軍糧商價百有餘萬薊州大同諸鎮例外奏乞不與焉即盡發庫銀猶懼不給若復取以上供經費安辦乞止勿進不聽體乾復奏今國計絀乏內外大小臣工所共知陛下誠垂博訪若有一人異同臣甘伏欺罔罪况此存庫之數乃近遣御史搜括而得明歲則無策矣今盡以供無益之費萬一變起倉卒徵調四集芻粮不支臣誠不足惜如國計何於是給事中李已

楊一魁龍光御史劉思問蘇士潤賀一桂傅孟春交章乞如體乾言閣臣李春芳陳以勤張居正皆上疏請乃命止進十萬兩又奏太和山香稅宜如泰山例有司董之毋令內臣干預疏入忤旨令陳狀體乾謝曰臣愚不能將順但以職司錢穀目擊時艱欲為朝廷節財用耳詔奪俸半年帝嘗問九邊軍餉太倉歲發及四方解納之數體乾奏祖宗朝止遼東大同宣府延綏四鎮繼以寧夏甘肅薊州又繼以固原山西今密雲昌平永平易州俱列戍矣各鎮防守原有主兵其後增召募增客兵而坐食愈衆矣各鎮芻餉原

有屯田其後加民糧加鹽課加京運而積費滋甚矣因
列上隆慶以來歲發之數又奏國家歲入不足以供
其出而額外陳乞者多請以內外一切經費應存應
革者刊勒成書報可明年三月詔市綿二萬五千斤
體乾請俟湖廣貢綿帝不從趣辦加急商賈咸避匿
李已言三月非用綿之時不宜重擾商戶而體乾亦
復爭於是命止進萬觔踰月詔趣進金花銀且購猫
睛祖母綠諸異寶已上書力諫體乾請從已言不納
內承運庫以白劄索部帑十萬體乾執奏給事中劉
繼文亦言白劄非體帝報有旨竟取進體乾又乞承

運庫銀減歲額二十萬為中官崔敏所格不得請是時内供日侈數下部取太倉銀又趣市珍珠黃緑玉諸物體乾慎惜浮費多執奏不奉詔積忤帝意竟奪官給事中光懋御史凌琯等交章請留不聽神宗即位起南京兵部尚書奏言留都根本重地故額軍九萬馬五千餘匹今軍止二萬二千馬僅及半単弱足慮宜選諸衛餘丁隨伍操練發貯庫草場銀買馬又條上防守四事並從之萬曆二年致仕卒贈太子少保體乾清勁有執論議務存大體有古大臣風

王廷字子正南充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授戶部主事

政御史疏劾吏部尚書汪鋐請亳州判官歷蘇州知
府有政聲累遷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三十九年轉
南京戶部右侍郎總督糧儲南京督儲自成化後皆
以都御史領之至嘉靖二十六年始命戶部侍郎兼
理及振武營軍亂言者請復舊制設憲職遂以副都
御史章煥專領而改廷南京刑部未上復改戶部右
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鳳陽諸府時倭
亂未靖廷建議以江南屬鎮守總兵官專主吳淞江
北屬分守副總兵專駐狼山遂為定制又以淮安大
饑與巡按御史朱綱奏留商稅餉軍被詔切讓給事

中李邦義因劾廷拘滯不諳國計吏部尚書嚴訥言
廷乃心奉公未可輕棄事始解四十四年轉左侍郎
遷理部事以通州禦倭功加俸二級明年遷南京禮
部尚書召為左都御史奏陳慎選授重分巡謹刑獄
端表率嚴檢束公舉劾六事世宗納之隆慶元年六
月京師雨潦壞廬舍命廷督御史分行賑恤會朝覲
天下官廷請嚴禁餽遺酌道里費以儆官邪蘇民力
明年帝謁諸陵詔廷同英公國張溶居守尋奏言順
天府稽核錢糧宜如諸布政司屬巡按御史催督漕
運宜仍舊制專敕戶部主事毋道他官侵職業詔可

內使許義挾刃脅人財為巡城御史李學道所笞羣
璫伺學道早朝邀於左掖門外捽擊之廷上其狀詔
論戍有差先是御史齊康為高拱劾徐階廷言康懷
姦黨邪不重懲之無以定國是帝為謫康諭留階拱
遂引疾去而給事中張齊者嘗行邊受賈人金事稍
洩陰求階子璠居間璠謝不見齊恨遂摭康疏語復
論階階亦引疾去廷因發齊奸利事言齊前奉命賞
軍宣大納鹽商楊四和數千金為言恤邊商革餘鹽
數事為大學士階所格四和抵齊取賄蹤跡頗露齊
內慙憤且恐得罪乃借攻階為名冀以自掩覆亂是

非宜正刑典遂下齊詔獄刑部尚書毛愷當齊成詔
釋爲民四年拱起再相廷知其將修前郤而愷亦嘗
爲階所引兩人遂先後乞休以避之明年拱嗾給事
中周芸御史李純樸訟齊事謂廷愷阿階意羅織不
辜刑部尚書劉自強覆奏齊所坐無實廷愷屈法徇
私詔奪愷職廷斥爲民宥齊補通州判官萬曆初齊
以不謹罷時愷已前卒浙江巡按御史謝廷傑訟愷
猶絜有古人風止坐按張齊奪官令齊已黜足知愷
守正詔復愷官於是巡撫四川都御史曾省吾言廷
守蘇州時人比之趙清獻直節勁氣始終無改宜如

毛愷例復官詔以故官致仕十六年給夫廩如制仍以高年特賜存問明年卒謚恭節愷字達和江山人俊廷三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坐論洗馬鄒守益不當授散地為執政所惡謫寧國推官歷刑部尚書太監李芳驟諫忤穆宗命刑部寘重辟愷奏芳罪狀未明非所以示天下公芳乃得貰死愷後贈太子少保謚端簡

葛守禮字與立德平人嘉靖七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彰德推官有巨盜誣富家株連以百數守禮盡出之主獄者不悅譖之巡按御史會有藩府獄

久不決御史以屬守禮一訊即得乃大驚服會冬至
趙王戒百司朝服往賀守禮獨不可王怒守禮語其
長史曰往語爾王音寧藩亦嘗令諸司以朝服見當
時惟李夢陽不從耳王爲悚然遷兵部主事父喪去
服闋補禮部先是寧府以逆除宗人悉錮高墻後稍
得脫因請封禮部尚書夏言頗受其請屬議量復中
尉數人未上而言入閣嚴嵩代之守禮遠遷儀制郎
中遂駁不行嵩曰此夏公意郎中奈何反之守禮曰
固知逆政府意然不敢右逆孽負朝廷也奏上言亦
不能奪故事郡王絶近支得以本爵理府事不得總

封交城懷仁襄垣近支絕以繼封請守禮持之堅會以疾在告三邳人乘閒行賂遂得請旗校詗其事以聞所籍記賂遺十餘萬獨無守禮名帝由是知守禮廉能持正守禮又條上秦王庶長孫懷墡當封議懷墡卒得嗣一時部事多倚焉二十一年出為河南提學副使再遷山西按察使汾俗狡悍二王府踞其中多招納亡命恣剽劫發即匿王府吏不敢進守禮嚴保甲簡游徼盜發立會治無所縱舍境內帖息先是晉藩系中絕其莊田在雁門寧武為居民所據及下令清察民拒捕殺二校尉守禮寘為首者於法使民

仍田其中有司以時輸賦抵宗祿爭遂已進陝西布
政使秦藩奪民田爲牧地守禮諷以晉事亦止入覲
上計簿有小吏壯而置老守禮詰吏部白其誤尚書
楊博訝曰非若所署耶守禮曰計簿署考取具文書
實未識其人今見之始覺誤耳過在布政豈可令小
吏終屈博深歎服二十九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
南入爲戶部右侍郎督餉宣大改吏部三十二年會
推吏部尚書時大學士嚴嵩徐階各有所屬守禮不
應始推周延繼屠僑皆非嵩階意遂各薦所欲用者
於帝帝兩不用中旨起李默而心嘉守禮有執陶仲

文者先為遼東庫吏挈軍妻去所逃卒所留時守禮
方守闕置之法至是以左道進每入直帝與論朝士
短長至守禮則曰此人朕自知之仲文不得間出謝
恚曰不謂舊侍郎待上眷如此閱二年自左侍郎遷
南京禮部尚書明年李本署吏部事希用事者指考
察廷臣署吳鵬趙文華嚴世蕃于上等而置守禮下
考竟勒致仕後帝問守禮安在左右謬以老病對帝
為嘆息久之隆慶元年起戶部尚書奏言畿輔山東
土瘠民貧流移日衆者以有司變法亂常起科太重
徵派不均也夫因田制賦按籍編役國有常經今不

簿籍之上下惟計田之多寡故民皆棄田以避役且
河之南北山之東西土地磽瘠歲入甚寡正賦尚不
能給刻役重之以徭役乎往臣在河南親覩其害近
且行之畿輔浸淫及於山東矣山東沂費郯縣之間
荒田彌望招墾莫有應者今行此法將舉山東為沂
費郯縣也夫工匠傭力自給以無田免役富商大賈
操贏無算亦以無田免役至襏襫胼胝終歲勤動者
乃更受其困此所謂舛也乞下明詔正田賦之規罷
科差之法使小民不離農畝則流移漸復農事可興
又國初徵糧戶部開定倉庫名目及石數價直通行

所司分派小民隨倉上納完欠之數瞭然可稽近乃定為一條鞭法計畝徵銀不論倉口不開石數吏書夤緣為奸增減洒派弊端百出此派法之變也至於收解乃又變為一串鈴法謂之夥收分解收者不解解者不收收者獲積餘之貲解者任賠補之累是豈得為平乎且錢數必分數明而後稽覈審今混而為一是為那移者地也願勅所司酌復舊規詔悉舉行於是奏定國計簿式頒行天下自嘉靖三十六年以後完欠起解追徵之數及貧民不能輸納備載簿中自府州縣達布政送戶部稽考以清隱漏那移侵欺之

弊又以户部尊理財賦必周知天下倉庫盈虛然後可節縮調劑祖宗時令天下歲以文冊報部而邇者有司漫不加意請遣御史四人分行天下察盤倉庫以防破冒於是御史譚啓馬明謨張問明趙巖亟承勅以行軍恩例賞邊軍或言士伍虛冒宜乘給賞汰之守禮言此朝廷曠典今出數萬金不以市德三軍而以買怨何耶議乃止時大學士高拱專恣與徐階不相容舉朝皆攻拱侍郎徐養正劉自強拱所厚也亦詣守禮為言守禮曰人固各有見也養正等遂自具疏論拱守禮尋乞養母歸及拱再入閣深德守禮

起為刑部尚書初階定方士王金等獄坐妄進藥物比子殺父律論死至是拱欲以事撼階言如此是誣先帝不得正其終也獄辟非是詔下法司會訊守禮等議金等妄進藥無事實但習故陶仲文術左道惑衆應坐為從律編戍於是吏科給事中趙奮言法司為天下平昔則一主於入而不思為先帝地今則一主於出而不恤後世之譏罪有首而後有從金等為從孰為首耶將以陶仲文為首則仲文之死已久為法如此陛下何賴哉疏入報聞尋改守禮左都御史奏言畿內地勢窪下河道堙塞遇潦則千里為壑請

倣古井田之制濬治溝洫使旱潦有備五穀歲登章下所司又申明巡按事宜振肅風紀條列官箴士節六事欲令端趨嚮崇節儉正心術勤職業敦禮讓弘器度所言多關世教守禮性耿介不妄詭隨雖議方士獄與拱合然卒不附拱拱亦以守禮不阿已復見疏後拱為張居正所擠守禮卒調護焉立朝四十餘年階拱居正更進用事交相傾軋守禮周旋其間正色獨立人以為難萬曆三年以老乞休詔加太子少保馳驛歸六年卒贈太子太保謚端肅孫曦曾孫如麟皆進士

劉采字汝賢麻城人嘉靖八年進士除宿州知州歲饑請發帑金轉糴代民輸賦俟秋成取償漕使者不可采竟矯發之及秋而償民無負者入為戶部員外郎累遷四川參議歷福建左布政使采清介有守徐階深重之三十三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詔採礦以所進礦樣少且不餽諸貴人被詔切責采不得已加進尋用副使王世貞言以礦脉不繼上疏力請乃得罷御史何廷鈺建開膠萊河通海運帝因命采視海道采勘工事宜具言公私困竭事遂寢自庚戌邊警詔山東撫臣提兵駐防臨清士卒罷敝采奏罷

之益都民楊士仁反流劫昌樂安丘諸城莒州采徵
海道副使陶大平討平馬進南京兵部右侍郎三十
七年給由入都值邊警亟留采協理京營戎政明年
改戶部左侍郎南京振武營兵亂戶部尚書蔡克廉
病不任事詔推采代之采以南糧不充由所司收納
支放動輙稽留致民運不前軍怨生變爲悉心區畫
運艘至計道里遠近與以便倉出納必時叢弊胥絕
會給事中馬出圖亦言南糧自尚書方鈍議改折後
軍無見糧怨讟始起詔復徵本色采又奏江西應天
蘇松布苧絲絹勿改折從之由是儲偫有餘軍伍帖

服魏國公徐鵬舉無適子嬖妾鄭氏生子邦寧將廢其長子邦瑞而立之遂行賄冒封鄭氏夫人而議遣邦寧入監習禮以咨於采采正色曰立子以長公卽愛少子宜有以安全之毋貽後悔鵬舉意沮改遣邦瑞邦寧又賄人証己爲適祭酒姜寶始誤信之已乃知其狀劾奏其事詔停鵬舉祿一月奪鄭所冒封寶亦爲邦寧黨所誣削籍而邦瑞竟得爲嗣四十年以災異自劾免隆慶元年起南京工部尚書就改吏部尋改兵部恭贊機務內臣進貢多用馬快船竊載私貨采奏請禁止未幾乞歸卒年七十有四贈太子少

保謚端簡

郭宗皐字君弼福山人嘉靖八年進士選庶吉士尋詔與選者皆罷就常調宗皐除刑部主事改御史十二年十月星隕如雨尋哀沖太子薨大同兵亂宗皐恐謂天變已塞遂弛修省上疏勸帝停崇寬厚察納忠言勿專以嚴明為治帝大怒下詔獄廷杖四十釋之歷按薊松順天奉憲綱從事行部乘馬不御肩輿會廷推巡撫保定副都御史劉夔還理院事宗皐論夔薦大學士李時子諂媚無行宜不任風紀坐奪俸兩月尋遷鴈門兵備副使轉陝西叅政入為大理少

州二十三年十月寇入萬全右衛抵廣昌列營四十里順天廵撫朱方下獄推宗臯右僉都御史代之寇已從天城北去宗臯言薊州北鄰三衛西接宣府往年開平失守寇由獨石四海治即犯密雲由青山即犯喜峰口宜勅宣府守臣偵探若敵騎東行即飛檄薊州俾先事設防又密雲視諸路最為要害宜屯宿重兵乞勅馬蘭太平燕河三屯歲發千人以五月赴密雲有警則總兵官自將赴援薊陵京重地緩急有備又言居庸白羊地勢要害兵力寡弱苟遇警必待兵部奏調恐不能及事請預擬備調之法令建昌三

屯軍平時則協助密雲遇警則移駐居庸俱報可久之宗皋聞敵騎四十萬駐宣府獨石欲東西分犯奏調京營山東河南兵為援已竟無實坐奪俸一年宗皋性簡伉不樂親貴要其先葛安人也嘗與江西士大夫修鄉曲之好及夏言嚴嵩秉政宗皋乃自引避不從里子旅謁既撫薊鎮密邇京師不通請問琉璐河工成二人皆出視復不迎勞以此二人嗛之故事京營歲發五軍詣薊鎮防秋宗皋請罷遣三軍以其犒軍銀充本鎮募兵費又請發修邊餘銀增築燕河營古北口帝疑有侵冒而二人復中之遂罷歸聽勘

既而事得白二十七年冬以故官巡撫大同明年春兵科給事中胡叔廉以宣府事急奏調宗舉與巡撫李仁易鎮尋進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山西軍務九月俺荅三萬騎犯萬全左衛宗舉督諸將禦之寇引而東宗舉率勁兵由間道遶出其前遮賊東鬭賊至沙嶺遇總兵官趙國忠與相持乃復引而西大同總兵官陳鳳副總兵林椿合兵追之至鷄兒嶺賊伏發大戰殺傷相當明日復戰斬首長一人賊自萬全右衛去宗舉竟坐奪俸又明年六月俺荅再犯大同總兵官張達副總兵林椿皆戰死宗舉與巡撫都御史陳燿

奪俸視事既而給事中唐禹追論達死事狀請官其二子因言全軍悉陷乃數十年未有之大劫帝覧奏不懌逮宗皐及爌至京各杖一百爌遂死宗皐戍陝西靖虜衛隆慶改元從戍所起刑部右侍郎改兵部協理戎政旋進南京右都御史就改兵部尚書叅贊機務給事中莊國禎劾宗皐衰庸而宗皐亦自以年迫七十求去詔許焉萬曆中再命守臣存問從都御史吳時來言歲給廩隷十六年宗皐年九十遣行人存問是年卒贈太子太保謚康介宗皐為人剛方嚴重言笑不苟素友愛弟嘗有疾灼艾頗難之解衣先

灼以分其痛焉

論曰諸臣請練得事且持重有體無愧於卿尹之職焉盖隆慶間秉軸大臣頗狀采人望一時兩京僚案亦彬彬矣

明史卷二百五　　列傳一百五十六

鄭世威　吳悌　子仁度　靳學顏

楊思忠　瞿景淳　子汝稷　汝說　方廉

趙孔昭　冀鍊　萬恭　谷中虛

張鑑　江治　楊豫孫

鄭世威字仲孚長樂人嘉靖八年進士時方推擇御史衆競趨之世威獨不往授戶部主事歷刑部員外郎恤刑陝西出死囚九十六人歷江西僉事大學士夏言里居撫按以下為設醮壇祈嗣詭云祝釐以誘致群吏世威視其齋詞不謁而歸他日候言閣者令

從角門入世威曰我監司不當由中門耶趣還戟判
言爲啓中門乃入未幾轉浙江叅議言趙召道經浙
中諸監司咸郊迓所不能致獨世威一人倭犯寧台
二府巡按御史裴紳劾世威失事詔巡撫逮問事尋
解轉江西副使會嚴嵩柄國其族黨尤橫恣害有犯
者世威抵以重法巡撫傅鳳翔議寬之世威持之力
卒不能奪副使熊檡以輕直抑買廢寺田千畝世威
廉知之適歲饑遂鬻田以賑檡持嵩書祈免世威卒
鬻之三十年遷四川叅政次當陽念嵩終害已致仕
歸嵩敗中外交薦久之起南京右通政隆慶元年召

為左僉都御史轉左副都御史廷臣有議王守仁宜從祀者世威言守仁經濟才謂其紹周程宗孔孟則平生庸德有不足矣且其率天下徑趨直行使聖門講學窮理之功屏棄不用將有差毫釐而謬千里者竊謂從祀非宜事竟寢遷南京吏部右侍郎道改刑部時有詔採珠寶世威疏諫不聽遂謝病歸世威篤志正學持身嚴苦家居環堵蕭然躬課耕作客有來謁過諸田間授以刺曰為我通主人翁世威諾而入須臾衣冠肅客即向持刺入者也其真樸如此萬曆十二年卒年八十二久之贈刑部尚書謚恭介

吳悌字思試金谿人嘉靖十一年進士除樂安知縣調繁宣城屢惠得民徵授御史十六年應天府進試錄考官評語失書名諸生答策多譏時政帝怒逮考官諭德江汝璧洗馬歐陽衢詔獄府尹孫懋等下南京法司而停舉子會試既而汝璧衢貶官懋等還職悌為舉子求寬坐下詔獄尋得釋出視兩淮鹽政海潮溢没通泰民廬悌欲發漕粟賑之或請俟奏報悌曰民能忍死待耶吾不難以一官易萬人命竟發之而用鹽課之羨易粟以償尋引疾歸還覲按河南伊王典楧驕橫獨憚悌嘗遺書稱悌為友悌報曰殿下

天子親藩非僊所敢友僊天子憲臣非殿下所得友
王愈憚之夏言嚴嵩當國與僊同江西人嘗偕同列
謁言衆見言新服宮袍嵩前引視交鬢之僊却立不
進言問故徐曰俟談少間當以政請言為改容及嵩
擅政僊尤惡之引疾家居垂二十年嵩敗徐階知僊
始起故官一歲中累遷至南京大理卿時吳嶽胡松
毛愷並以耆俊為卿貳與僊稱南都四君子隆慶元
年遷南京刑部侍郎明年卒僊少慕陸九淵繼乃為
王氏學然清修果介反躬自得為多萬曆中子仁度
請䘏吏部尚書孫丕揚曰僊理學名臣贈官不宜循

常格請得謚為文遂用黃孔昭例贈禮部尚書謚文莊其鄉人建祠與陸九淵吳澄吳與弼陳九川並祀曰五賢祠學者稱為陳山先生仁度字繼陳萬曆十七年進士授中書舍人二十一年三王並封議起仁度抗疏爭之久之擢吏部主事歷考功郎中三十年稽勳郎中趙邦清被劾疑同官鄧光祚等唆言路為之憤激力辨章下考功仁度欲稍寬邦清罰給事中梁有年遂劾仁度黨比時光祚引疾去而仁度代為文選御史康丕揚復劾仁度傾光祚而代之詔改調之南京自邦清被論後言路爭訐不已左都御史溫

純慤甚請定國是以剖衆疑而深爲仁度稱惜仁度尋補南京刑部郎中擢太僕少卿進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仁度砥廉隅務慈愛與魏允貞齊名居四年以疾歸熹宗初起大理卿進兵部右侍郎復稱疾去再起工部左侍郎魏忠賢用事以仁度與趙南星楊漣等善勒致仕尋卒仁度名父子克自振厲鄒元標極稱之

靳學顏字子愚濟寧人嘉靖十三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南陽推官以廉平稱歷吉安知府盡罷諸供具愛民節用刑不安施數月庭中無事胥吏無

所年一錢豪右請屬正色拒之治行高一時累遷左布政使隆慶初入爲太僕卿改光祿旋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應詔陳理財凡萬餘言言選兵鑄錢積穀最切其畧曰宋初禁軍十萬總天下諸路亦不過十萬其後慶曆治和間增至百餘萬然其時則用不言絀也我朝邊兵四十萬其後雖增兵益戍而主兵多缺不若宋人之十倍其初也然自嘉靖中即以絀乏告何哉宋雖增兵而天下本無養兵之費我朝以民養兵而覩軍又一切仰給太倉舊餉不減新餉日增其費一也前代周有豐鎬漢置南都率有其名而

無實我朝留都之設建官置衛坐食公帑其費二也宋人宗祿有制親疎繫然或通名仕版或散處民間我朝分封列爵不農不仕啜民膏髓其費三也有此三者儲蓄安得不匱而其間尤耗天下之財者兵而已夫陷鋒摧堅旗鼓相當兵之實也今觀邊兵易與耳然邊兵猶有戰時若腹兵則終世不一當敵也每見海內盜賊竊發非陰陽醫學雜職則丞貳判簿以為之將非鄉民里保則義勇快壯以為之兵在北則有鹽丁礦徒之借在南則有狼土之借此皆腹兵不足用之驗也夫既名以兵當責以實欲責以實當

試以戰欲試以戰當限以輪番戍守之法彼或遠而不可徵或弱而不任戍則聽其耕商自便而移其食以餉邊如免班軍而徵價省充發而輸贖此亦變通之一策也欲京兵強亦宜責以輪番戍守夫京師去宣府薊鎮纔數百里耳京營九萬之卒歲以一萬戍二鎮九年而一周於京卒未為若也而怯者與邊兵同其勁矣又以畿輔之卒填京戍之闕其部伍號令月糧犒賞亦與京卒同而畿輔之卒皆覩兵矣夫京卒戍薊鎮則延固之費可省戍宣府則大同之氣自張賊畏宣大之力制其後京卒之勁當其前則仰攻

深入之事鮮矣不比之為而百費交加冗兵坐耗匱
匱焉今日罷一役明日裁一員減之以尾閭而益之
以畎澮也何益於計哉臣又觀天下之民皇皇以匱
乏為慮者非布帛五穀不足也謂銀不足耳夫銀寒
不可衣饑不可食不過貿遷以通衣食之用夫均之
貿遷以通用今奈何用銀而廢錢錢益廢則銀益獨
行銀獨行則豪右之藏益深而銀益貴銀貴則貨益
賤而折色之辦益難豪右又乘其賤而收之時其貴
而出之銀之積在豪右者愈厚則行於天下者愈少
更踰數十年臣不知所底止矣臣聞錢者泉也如水

之行地中不可一日無故用錢則民生日裕鑄錢則
國用益饒裁成輔相之業惟人主得爲之故又曰錢
者權也令之計者謂錢法之難有二一曰利不酬本
一曰民不願行此皆非也夫朝廷以山海之產爲材
以億兆之力爲工以賢士大夫爲役何本之費哉所
謂本則權是已試令民得以銅炭贖罪而匠役則於
營軍百取用其一二一指麾間而錢遍天下矣至於
不願行錢者獨姦豪竊盜不便官吏爲姦弊不便商
賈挾持不便豪家藏 不便此數不便者與小民無
與也欲法之行自朝廷始請自今事例罰贖徵稅賜

資宗祿官俸軍餉之需悉銀錢兼支上以是徵下以是輸何患其不行哉臣又聞之中原者邊鄙之根本也百姓者中原之根本也民有終身無銀而不能終身無衣寧終歲無衣而不能終日無食今有司夙夜不遑者乃在銀而不在穀臣竊慮之國家建都幽燕北無郡國之衛所恃為股心股肱者河南山東江北及畿內八府之人心耳此人率驚悍而輕生易動而難戢游食而寡積者也一不如意則輕去其鄉偶有所激則不愛其死往往一夫作難千人響應前事已屢驗之拜之之計不過曰恤農以繫其家足食以繫

其身聚其骨肉以繫其心而已今試發牒而罷官廩之所藏每府得數十萬焉則司計者安枕可矣得三萬焉猶足塞轉從者之望設不滿萬焉豈得不寒心哉臣竊意不滿萬者多也即有水旱師旅之興將何以為計臣近者疏請積穀業蒙允行第恐有司從事不力無以塞明詔敢即臣說申言之其一曰官倉發官銀以糴也一曰社倉收民穀以充也官倉非甚豊歲不能舉社倉雖中歲皆可行唐義倉之開每歲自王公以下皆有入宋則準民間正稅之數取二十分之一以為社誠做而推之就土俗合人情占歲候以

通其變計每歲二倉之入以驗其功著爲令而歲歲
修之時其豐歉而斂散之在官倉者民有大饑則以
賑在民倉者雖官有大役亦不聽貸借此藏富於民
即藏富於國也今之言財用者不憂穀之不足而憂銀
之不足夫銀實生亂穀實弭亂銀之不足而泉貨代
之五穀不足則孰可以代者哉故曰人君不寶金玉
而寶五穀伏惟聖明垂意疏入下所司多議行召爲
工部右侍郎改吏部進左侍郎學顏內行修潔於世
味澹然無所嗜又見高拱以首輔兼掌銓政所爲專
恣遂謝病歸弟學曾進士歷山西副使治績亦有聞

於時

楊思忠字孝夫平定人嘉靖二十年進士除清苑知縣治行最徵授禮科給事中指揮李康民貴緣職方郎褚寶得山海關守備思忠劾之并及尚書陳經寶等獲罪經被詰讓累遷都給事中二十九年孝烈皇后大祥欲預祧仁宗祔后太廟下廷議尚書徐階以爲非禮持之思忠力贊階議餘皆心知不可莫敢言帝使人覘知狀及議上大怒嚴旨譙責命階與思忠定議二人復疏禮對帝益怒竟祧仁宗階以他事多稱旨帝意漸釋顧獨銜思忠每吏部序遷輒報罷三

十二年正旦日食陰雲不見六科合疏賀帝摘疏中
文之禧申錫語詰曰是宣成文耶思忠懷欺不臣久矣
其杖之百斥為民餘皆奪俸隆慶元年起掌吏科三
遷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五年改南京戶部右侍郎
致仕卒世宗晚年猜愎尤甚進言者輒得重譴二十
九年俺荅薄都城通政使樊深陳禦寇七事其一言
仇鸞相持不戰養寇要功乞遣近臣承制詰責令以
狀對帝方眷鸞立斥深為民四十二年正月御史凌
儒疏陳時事請重貪墨之罰革虛冒之兵搜遺佚之
士因薦羅洪先陸樹聲吳嶽吳悌諸人帝惡其市恩

杖六十除名四十五年十月御史王時舉劾刑部尚書黄光昇不諳律例縱情出入如內官李永以訴事犯衆與本無死比乃擬真犯奸人王相私閹良民者三本無生法乃擬矜疑宜勒令致仕用戒刑官帝怒命時舉編氓口外踰月御史方新上言臣竊惟黄河與北狄之患自古有之乃今豐沛之間陸地爲渠而興都有陵寢之憂鳳陽有水雹之厄河南有饑饉之災臣意堯之洚水不烈於此矣諸邊將惰卒驕賊至輒遷敘觀望而寧武有軍士之變南贛有土兵之叛徽州諸府有礦徒竊發之虞臣意舜之三苗不棘於

此矣夫洚水三苗不足為至治累者則以堯舜穢業
於上而禹皋諸臣能分憂於下也今司論納者日獻
禎祥而疆埸之臣惟以冒首功隱喪敗為計陛下試
歷舉中外諸臣為國家分憂者誰也臣愚謂斥罰之
法在今日不得不嚴而陛下丁此災變亦宜鏡古察
今隨事自責痛加修省期與二三大臣共圖化理然
後災變可息而外患可弭也疏入斥為民深大同人
儒泰州人時舉順天通州人新青陽人皆由進士穆
宗嗣位並復官深尋遷刑部右侍郎齊康之劾徐階
也深劾康妄言並詆高拱時登極詔書赦死罪以下

因而流徒已至配所者所司拘律令不遣深言詔書有已結正赦除之文且殊死猶赦而比反不及非所以廣皇仁也詔從其議旋進左侍郎罷歸儒既復御史益發舒亦以齊康事率全列劾拱拱罷又劾大學士郭朴往居父憂奪情赴召爲士論所鄙且朴有老母病耄且死不乞歸侍養傷薄風化於是朴亦去位頃之劾罷撫治鄖陽都御史劉秉仁又以永平失事劾總督劉燾巡撫耿隨卿總兵官李世忠罪且言燾巡撫福建著貪聲徒以龐倣虛竊才名由是隨卿世忠被逮燾貶官二年儒再遷右僉都御史理山西屯

璽己而召還會大計自陳吏部尚論其知永豊時貪墨遂落職閒住時舉復官後巡按貴州閒給事中石星建言廷杖且廣市珠寶馳疏救星極陳奢靡之害已請陳后還中宮章並報聞萬曆初都給事中雒遵御史景嵩韓必顯以論譚綸被謫時舉抗疏救之歷大理左少卿新淦湖廣叅議

瞿景淳字師道常熟人八歲能屬文久困諸生間教授里中自給嘉靖二十三年舉會試第一殿試第二授編修鄭王厚烷以言事廢從鳳陽景淳奉勅封其子載堉爲世子攝國事世子內懼贐重幣景淳却之

時恭順侯吳繼爵為正使已受幣斷景淳亦謝不納既而語景淳曰上遣使寀詞狀微公吾幾中法景淳曰義當如是非獨為法也滿九載遷侍讀請急歸時江南久苦倭總督胡宗憲師未捷而大學士嚴嵩謂倭不足患景淳還謁嵩嵩語之曰倭旦夕且平胡總督才足辦南中人往往短之何也景淳正色曰相公遠度之耳景淳自南來目覩倭患胡君坐擁十萬師而倭日夜蹂我財賦地南中人不得一安枕卧相公業不欲聞之誰為相公言者嵩愕然謝之歷侍讀學士掌院事踰年改太常卿領南京祭酒事居三年就

遷吏部右侍郎有司務數忤景淳及考察尚書毛愷
將去之景淳不欲乃免隆慶元年召爲禮部左侍郎
用總校永樂大典勞蕘翰林學士支二品俸侍經筵
修嘉靖實録帝意方嚮用景淳會疾作累疏乞骸骨
歸彌年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懿景淳與人交温然自
下及當官守職嶽嶽不可奪初爲編修典制誥錦衣
陸炳先後四妻欲封其最後者屬景淳撰詞不可介
嚴嵩爲請亦不應則橐金以投卒笑謝之所居傍昆
湖學者稱昆湖先生子汝稷汝說汝稷字元立好學
工屬文以蔭補官三遷至刑部主事時扶溝知縣坐

扶宗人被逮神宗怒令予重比汝稷曰宗室出郭法
有禁是微服至邑庭官自扶扶溝民耳庸何罪尚書
曰如上怒何汝稷曰脫有譴願獨當之獄上竟得釋
歷黄州知府徙邵武稅閹倨甚檄令伏謁爭之不得棄
官歸再起守辰州屬永順土司彭元錦助其弟保靖
土司象坤與酉陽冉御龍相讐殺久不解汝稷馳檄
元錦以禍福諭之遂解兵去三土司皆安撫按議勦
紅苗汝稷力陳不可事得寢尋遷長蘆鹽運使路府
官校畏其獷直私販為沮汝稷起家任子格於例不
得大用發憤樹立不媕阿以取容尋得疾乞骸骨詔

以太僕少卿致仕尋卒汝説字景卿五歲而孤每擕
文成輒襃薦父木主前萬曆中舉進士官至湖廣提
學僉事亦以剛正聞子式耜別有傳
方秉字清之浙江新城人嘉靖二十年進士授南康
推官選禮部主事歷郎中時世宗罷朝久朝儀曠廢
秉獨討而習之及二十九年以邊警猝臨朝秉袖藁
草上之尚書徐階一循故事無所失階心賢之以其
鄉松江數中倭言於吏部以秉為松江知府至則增
陴浚塹建敵樓為守禦計賊果大至不獲逞屬邑上
海故無城秉亟議築之官帑不足則勸諭大姓出貲

而羈與吏民分工比城戍賊猝犯竟賴以全立賞格募健兒俾自保聚送遣客兵過半閭里晏然居數年遷九江兵備副使進廣東右參政值大軍討三巢諸賊賡與有功三十九年蘇松巡撫翁大立罷時階己執政亟稱賡賢遂拜右僉都御史代大立巡撫時兵革雖息而民生凋敝賡上疏極陳其狀得減田租百餘萬乃汰冗官冗兵節浮費專設治水通判以重農功居三年績效甚著進右副都御史移撫湖廣賚以白金五兩遣都給事中丘橓為橓所發遂罷歸隆慶初用薦起南京大理卿尋以左副都御史總督漕運

巡撫鳳陽諸府中官守陵者擅受民訟處按祖制禁之徐州丁夫獨任二洪役多怨咨處請以漕司餘米顧役又奏罷如皋屯兵民得之三年改南京工部右侍郎尋致仕萬曆十年卒處有吏才善應變故所至辦治松江人尤懷其澤奉祀不絕

趙孔昭字子潛邢臺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除鄢陵知縣用治行徵授御史巡按遼東劾總兵官李琦貪肆劾罷之再按福建殺浙江義紀行間功罪尚書趙文華討陶宅倭敗績孔昭劾之文華被責讓欲委罪蘇松巡撫曹邦輔自解孔昭曰郡邑中倭將吏輒鳥獸竄

所見僅一曹巡撫強人意而公推析之何以厲天下文華意沮邦輔得輕劾尋擢南京大理丞進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未上以父憂歸服闋起撫宣府四十二年正月賊五千騎犯滴水崖由黑漢嶺南下敗參將宋蘭等兵遂掠隆慶永寧窺全道孔昭急督故總兵劉漢擊却之賊遂西行由柳溝進據虎皮砦攻張家堡不克會大雪乃遁出入凡七日孔昭以餉絀請發銀二十萬兩戶科都給事中何燁等疑有所乾没劾之詔令還籍聽調隆慶元年再起巡撫浙江時海警已息奏汰冗兵八千歲省餉金十四萬中官董織造

者漁獵擾民孔昭為裁定歲額優條上軍民便宜數事帝悉嘉納焉明年召拜户部右侍郎未幾以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會徐淮大水漂民廬孔昭力請蠲賑發帑銀招商賈平糶全活甚衆竟以漕舟滯阻被劾歸神宗立復起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時俺答已款塞兵備漸弛孔昭稱歷險隘纂亭障嚴戍守常如寇至明年召理京營戎政尋佐部事遘疾歸孔昭秉毅自持雖遇權倖終不易操故所至皆克樹立然亦以是數起數蹶家居十年卒孔昭去宣府後三年同年進士益都龔練巡撫其地

練字純夫初爲長安知縣敬士愛民修古讀法飲射禮不事刑威下自不犯擢戶部主事以抗直久不調嚴嵩既敗始由郎中擢光祿少卿再遷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未幾改宣府疏陳裕餉足兵事宜孔昭召佐戶部之歲亦召練拜兵部右侍郎以疾歸神宗即位御史馬明衢等交薦起南京兵部右侍郎俄轉戶部未上卒練生平嚴敬自持言笑必謹又不爲矯激容接後進無倦所居官以清勤著稱卒之日鬻產供喪事贈工部尚書謚端恪

萬恭字肅卿南昌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南京文

選王事歷考功郎中壽王喪過南京諸司迎之江浒中貴欲令朝王妃恭厲聲曰禮不朝后况妃乎遂止三十六年嘗考察庶僚先是司察者率先期杜門謝客恭獨虛懷延訪黜陟莫不當就遷光祿少卿入改大理四十二年寇逼通州京師戒嚴勅大臣乘城守禦恭獨息烽火罷鉦鼓詔問故對曰列炬鳴金是自蔽其目掩其耳也帝稱善時帝力方急兵事以兵部右侍郎蔡汝楠協理戎政侍郎喻時不勝任調之南京欲代以鄭曉楊順葛縉手詔問徐階階以曉文士順縉匪人請命吏部推擇帝乃諭尚書嚴訥越格求

之遂以湖廣參政李燧代時而命參代汝楠參列上
選兵議將練兵車火器諸事皆報可明年燧罷衆將
推參參疾不出及用趙炳然參起視事於是給事中
胡應嘉劾參奸欺參奏辨吏部議詞參詔勿問參不
自安力請劇邊自劾乃命兼僉都御史巡撫山西甫
至寇犯龍鬢墩參令伏兵扼險邀擊其輜重遂大創
去參乃益預為戰守備諜告敵兵謀犯昌蓟延慶參
曰不然彼必至大同朔州川吳厲兵以待果五萬騎
營朔州川羅馬薄墻下守墻兵發火器擊走之敵悉
銳將趨東路參遣卒持檄詭言以萬騎捍東路逼其

營而馳賊騎不敢東遂合戰於老高墓列車爲障中堅外古火器亟發賊騎不得入矢無所施遂却忽風急火反藥焰焚車賊復大至諸將棄車殊死戰賊竟不得利而去事聞賚銀幣巡撫故無旗牌恭請得之先是濱河州縣患套賊東掠歲鑿冰以防恭謂鑿冰不如築墻乃緣河爲墻四十里費不踰萬金恭時巡行阡陌咨民疾苦見田多不耕乃教人以耕水車法大約日二人可耕田六畝水車二人日可灌十畝民大利之甫决歲以内艱歸隆慶初南京給事中岑用賓等以考察拾遺劾及恭吏部尚書楊博惜其才議

仍用之邊方暨服闋恭遂不出六年春給事中劉伯燮薦恭異才會河決邳州運道大阻朝廷已遣尚書朱衡往治後命恭以故官總理河道恭至與衡協議築長堤北堤自磨臍溝迄邳州直河南堤自離林迄宿遷小河口各延三百七十里費帑金三萬六十日而成高寶諸湖夏秋苦氾濫歲議增堤而水益漲恭緣堤建平水牐二十餘以時洩蓄專令濬湖不復增堤河遂無患恭彊毅敏達諳國家大計一時稱才臣治水三年頗有成績而與時齟齬言者劾其不職竟罷歸家居二十年卒孫燝自有傳

谷中虛字于聲海豐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南陽知縣時年甫十九人以其少易之而中虛發奸摘伏無遁情吏民駭服御史欲試其才倉猝行部中虛規畫井然詰以疑事立剖御史大奇之薦於朝以年未及格不得爲給事御史除兵部職方主事守山海關朝鮮使至却其餽兵部侍郎范鏓家遼東其家人往來中虛稽覈如制不以屬吏故有所假貸歷官郎中出爲山西副使分巡冀甯方士陶仲文有寵請建石橋於滹河發帑已萬金復令其徒持籍謁官府及冨室慫慂雖索助中虛執而焚其籍選能吏督工不踰時

而竣歷浙江按察使四十二年由湖廣右布政使改
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龍州宣撫使薛兆乾作亂殺
其副使李蕃參將賀麟見等受賂爲解中虛不聽檄
副總兵程規等討之兆乾兵敗就執中虛以聞而劾
麟見等下之吏遂以其地爲龍安府置流官明年改
撫湖廣劇賊黃中據支羅山爲亂壤與四川接時流
刧奉節雲陽萬縣詔四川巡撫劉自強會中虛致討
而是時妖賊蔡伯貫乘間起僞號大唐自推先教師
殲之中懼請降於中虛中虛遂奏賊平而自強及巡
按御史李廷龍憾中虛攘其功奏言賊之降實要重

質且餘黨方焚略奉節奪南浦軍餉湖廣兵實陰佑之因劾叅將洪逵等罪而中虛適務撫陜西自强亦内召給事中鄭欽因言中虛雖誘賊以降官軍質賊巢者陷沒且千人自强但知爭一黄中而縱蔡伯貫連破七州縣咎各有歸請責二臣盡除餘黨方聽解職帝納之旋戮中下逵等吏中虛不平言臣初定議降中先遣指揮馬閣入砦撫諭非為質也中既約降我兵未亡一矢所調止永順一部徑抵支羅未嘗入四川界何言恥賊且逵實有功不當議罪帝命覆勘以聞久之不決後給事中舒化奉使入川具得其状

乃上言自強主勦中虛主撫惟兩地撫勦互施故黃中降計始決且支羅白中降從餘黨千餘人皆已就撫而川撫乃言復亂主撫者又盡掩犄角之功皆非公言也臣謂二臣功當並論帝然之中虛功由是得白中虛之移撫陜西也未上以憂去隆慶二年起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台州處州紹興寧波饑奏蠲存留稅糧海防戎政振舉一新四年召為兵部右侍郎尋進左侍郎署部事高拱當國與中虛不協御史李純樸希指劾之中虛再疏乞罷不許福建叅將王如龍都指揮金科朱鈺等先後為御史所劾兵部以如

龍屬巡按科鈺屬巡撫遠問總兵官戚繼光借三人材請兵部早定獄俾部南兵赴薊門中虛議從其請如龍等得釋於是巡按御史杜化中怒劾繼光為三人行賄中虛及巡撫何寬故屬按察使莫如善等屈法出之請罷中虛等仍置三人於理章下吏部拱方掌部事議如化中言給事中涂夢桂復劾中虛不職中虛及寬等皆罷拱所為也中虛家居十四年卒

張鏊南充人受業同邑任瀚學行著稱舉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會稽知縣清釐民田削豪猾侵占流庸復業者五千家擢南京御史督視屯田持法峻厲貴

要所隱奪輒沒入之累遷山東左參政四十一年超拜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鑑惻怛無華而持行高絜居官砥節首公務去民害不顧毀譽為參政時行縣督賦見滕嶧沂費郯城泗水蒙陰間荒田彌望欲請求墾治方旱蝗未暇及受命巡撫歲適告稔遂上墾闢事宜請假之歲月優復三年除其宿負禁有司苛擾又言滕嶧諸縣窮民三日傭作僅得一日僱牛貳手自耕鋤終歲勤動不得一飽請流民還者官給田器牛種廣農事有齎帝悉從之因命兼督理營田山東巡撫之兼督理營田自鑑始也鑑既大墾荒萊因

令州縣行均田保甲法大姓不便騰謗於朝吏科都給事中趙灼等遂劾其煩苛詔令還籍鑑在事未二朞遂罷去小民莫不失望隆慶三年春起督南京糧儲旋以公嚴奸吏無所牟利踰年以病乞歸未行卒

江治字舜卿進賢人幼有孝行年十三爲諸生父坐逋賦繫獄治鬻所居以償不足則止書謁巡撫孫燧爲父請燧試而異之釋其父館治別署給衣食焉及燧死宸濠之難治縞衣練帶伏棺哭極哀王守仁見而器之勉之學務冠舉鄉試屢赴會試不第家貧操益厲年四十餘始舉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刑部主

事進員外郎遷廣東提學僉事公廉有聲掌鹽政吏
以羨金千八百進叱却之召為南京尚寶卿隆慶初
累遷南京工部右侍郎力裁織造浮費中人多怨謗
不為動命治鳳陽二陵十日而成費大省湖口舊設
関榷稅風波時溺舟商旅告病治言於戶部尚書馬
森罷之再疏引年歸杜門謝客惟與窮交子弟講德
厲行時角巾野服出遊田間莫知貴人也居家二十
餘年遣官存問者再年九十餘卒天啓初賜謚恭恪
治同年進士華亭楊豫孫字幼殷以南京吏部主事
歷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時徐階柄國豫孫其里人

頗見重凡人才進退國事可否多所咨決朝士有求於階者日輻輳豫孫門豫孫遜謝之終不止乃力求出外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政尚寬平部內無事隆慶元年召拜大理卿未上卒臨終戒家人無受賻遺其持守有足稱者

論曰世宗之末權奸既去俊乂斷登迄於隆慶六卿之佐皆一時賢儁鄭靳諸人表於北吳楊諸人著於南或砥礪節操或勤修職業兩都相望聲蹟蔚然殆亦太平之盛事與